

元代大都以寶集寺為核心的華嚴宗傳承考述*

南京大學哲學系 教授
楊維中

摘 要

大都寶集寺是元代華嚴宗的重鎮。關於其傳承，《宗原堂記》一文有記載。參照其他資料則可知，入元之後，寶集寺的第一任住持是隆安善選，時間為元太祖十年（1215），後於1231年—1244年間卸任。行秀、園明、知揀、妙文為寶集寺第二至第五任住持，延祐四年（1317），妙文卸任寶集寺住持，推薦其弟子接任。在妙文法師之後、則堂儀公之前的26年，寶集寺有數任住持，未記載其名。如此，元代寶集寺住持可知者六名。《宗原堂記》的撰寫與則堂儀公有關。儀公建立「宗原堂」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在大都的華嚴宗傳播中寶集寺所處的源頭地位。

關鍵詞：大都寶集寺、華嚴宗、華嚴行秀、善選、園明、知揀、妙文

* 楊維中（1966.8-），男，哲學博士，陝西千陽縣人，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佛學、佛教史等。

元代漢傳佛教儘管衰微，華嚴宗的傳承仍然線索清晰。元代華嚴宗僧徒主要祖述唐代的澄觀、宗密思想以及宣唱經典為主。此一時期的華嚴教僧分佈於全國各地，而尤以五臺山、元大都和江南三地為多。大都有幾所寺院內都有僧人弘揚華嚴宗，如寶集寺、隆安寺、崇國寺、萬安寺等。限於篇幅，為避免枝蔓，本文僅在前人研究¹的基礎上對元代以大都寶集寺為核心的華嚴傳承作些考述。

一、《宗原堂記》所敘遼、金、元初寶集寺的傳承

大都寶集寺始建於唐代。《析津志》「寶集寺」條說：「寶集寺，在南城披雲樓對巷之東五十武，寺建於唐。殿之前有石幢，記越建年月，昭著事實，備且詳矣。其餘已後興創修造，復紀於他石。」²其後，錄《宗原堂記》一文。對於元代的寶集寺來說，《宗原堂記》無疑是其歷史定位的最重要線索。此文撰寫於元代末年，邀請撰寫此文的儀公活動的年代距離元亡（1368）不太遠。為凸顯此文的內容以及方便敘述，本文先從揭示此文的基本內容展開論述。

《宗原堂記》起首說：「宗原堂者，大寶集寺之丈室也。佛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寶集寺』。唐碑亦有『寶集』之名，寺創於唐世可考見矣。」³「武」為古時計量單位。六尺為一步，半步為一武，五十武即為五十米。又據《順天府志》「披雲樓」條載：「披雲樓，在故京燕之大悲閣東南。題額甚佳，莫考作者。樓下有遠樹影，風晴雨晦，人皆見之。」⁴由這些資料，「寶集寺大致在今牛街與廣安門交叉的東南方向。……寶集寺應在牛街以東廣安門大街南，爛漫胡同西、南橫街北的地域上。」⁵

寶集寺的華嚴傳承始於遼代。「遼統和間，沙門彥珪大開講筵，繼者彥瓊、宗景，克弘圓頓之教。重熙間，慧鑒以左街僧錄檢校文章應制大師，賜紫金。傳妙大師思願嘗命較試經典，通慧圓照大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智徧，皆振其道於天會之間。大定間，沙門澄暉重興寺宇，行業昭著，翰林學士承旨黨文獻公為題諸扁榜。」⁶依據此中所記載，遼統和（983-1011）間，沙門彥珪大開講筵，繼之者有彥瓊、宗景。文中的「圓頓之教」很大可能指華嚴宗⁷。重熙年（1032-1055）間，

¹ 參見〔日〕竺沙雅章〈燕京·大都の華嚴宗——寶集寺と崇國寺の僧たち〉，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²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70頁。

³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70—71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⁴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107頁。

⁵ 黃春和《隋唐幽州城區佛寺考》，《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⁶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71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⁷ 古代史籍中也有以之稱「天臺宗」的情況。

慧鑒被賜紫金袈裟。遼天會年間（1123-1137），有傳妙大師思願、通慧圓照大師智遍等⁸弘揚其教。金大定年間（1161-1189），沙門澄暉重修被戰亂破壞了佛寺。——此事，《元一統志》記載為金大定十六年（1177）重修。⁹

在金末元初，寶集寺則有志玄弘揚華嚴宗。《宗原堂記》記載說：「大覺圓通大宗師、守司空志玄，當承安間，統領沙門。暨歸國朝，行業高峻，王侯將相，爭趨下風。世稱長公。」¹⁰金承安年間（1196-1200），志玄任僧官，「統領沙門」。入元朝，志玄被尊稱為「長公」，影響繼續擴大。《善選傳戒碑》記載：「時，薊之甘泉寺本無禪師志玄建大戒壇，聘師為教授師。」¹¹在此時，河北甘泉寺的志玄建立戒壇，聘請善選為教授師。

甘泉寺，也稱普濟寺，位於盤山。關於此寺，《欽定盤山志》記載：「普濟寺，一名甘泉寺。相傳昔為毒龍湫，唐太和中，有曉方禪師結茅於此，龍讓之，徙山後。迄今三潭為龍居也。」¹²至明初，寺院荒廢，至清朝康熙中始重修。《盤山志》未為志玄立傳，且因為此志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所修，所以，《志》中為避康熙帝之諱寫為「本無元公」。《盤山志》中記載了二位志玄的弟子。圓悟賑，「不知何許人，得法東山本無元公。孤藤隻鉢，至盤山修報國寺。延祐五年戊午（1318）聞於朝，賜號契宗禪師。」¹³幸安，「初至靈石山，參達、光二老有得。後謁本無元公於海山，蒙付囑。入滅偈曰：『昔年廓下萬緣空，脫體忘依絕照功。罷釣收絲歸去後，桂輪孤朗任西東。』」¹⁴塔甘泉寺西。」¹⁴

《元一統志》卷一「大明寺」條下：「按《重修寺記》，乃寶集寺大覺圓通大師志玄，大元開國統禦之際，見古燕大明古剎物老僧殘，考其遺跡，乃金正隆二年（1157）安遠大將軍甄孝興所建，舊名甄樂。師以金易其地，打闡法筵律儀，為世所重。門資洪濟極老，復開疏增修。」¹⁵從這些記載可知，志玄還重修了大明寺，為元代律宗的弘傳做出了貢獻。

⁸ 一般而言，「通慧圓照大師是「師號」，「崇祿大夫檢校司空」是僧官職位，「智徧」是法號，所相應為同一僧。

⁹ 〔元〕李蘭盼等撰、趙萬里輯《元一統志》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66，第31頁。

¹⁰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71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¹¹ 〔元〕危素《危太僕文集續集》卷三《善選傳戒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第529頁。

¹² 〔清〕蔣溥等撰《盤山志》卷七，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4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第577頁。

¹³ 〔清〕蔣溥等撰《盤山志》卷九，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冊，第673頁。

¹⁴ 〔清〕蔣溥等撰《盤山志》卷九，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冊，第676頁。

¹⁵ 《元一統志》卷一，第25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二、元初寶集寺第一任住持善選

有文獻記載，繼席志玄住持寶集寺的是善選。

隆安善選（1175-1252.6.26¹⁶），姓劉氏，香河縣（今屬河北廊坊市）會仙鄉馬家裡人。「稍長，出家於裡中隆安寺，禮真覺為師，師博通《華嚴經》旨。」¹⁷從文中敘述可知，隆安寺位於善選的故鄉。至於善選跟從學習的華嚴真覺，經與文才真覺（1241-1302）的行曆對照，此「真覺」不是文才，而是另外一位法號真覺的華嚴宗僧人。善選「聞燕京永慶寺正法藏大師，素通清涼國師義疏，乃造習焉。它日，宴坐佛前，聞雲版聲，頓然開悟，遂以空明白號。究《瓔絡經》、《瑜伽論》，知四不壞性，明三口戒法。」¹⁸善選又至京師跟隨永慶寺正法藏大師學習澄觀的注疏，並且還學習了《瑜伽師地論》等唯識學經典。元師滅金，善選藏身於平灤軍中才得以身還燕京。

關於善選在元初住持寶集寺的行曆，《善選傳戒碑》又記載：「行台石抹明安聘主寶集寺，大弘圓宗。弘法寺藏經有版，經亂之後，師亦被命較勘，補其闕遺。行台劉仲祿尤加敬禮。」¹⁹石抹明安（1164-1216）是進攻燕京的主將。元太祖十年（1215），石抹明安帶領蒙軍取通州，駐軍於京南建春宮。五月，蒙軍取中都，加石抹明安太保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丙子年（1216），石抹明安死於燕城。可見，在太祖十年，善選出任寶集寺住持。從耶律楚材的行曆和石抹明安卒年看，善選是元初第一任寶集寺住持。

《清慧寂照口公大師塔碑銘》記載：「時閔忠、崇國二寺俱為兵毀。丞相廈裡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書令耶律楚材署疏請主閔忠寺，尋主崇國寺，則丞相廈裡之請也。師告施者經營締構，悉復舊觀。」²⁰根據《元史》記載，太宗三年（1231）

¹⁶ 關於善選的生卒年，《善選傳戒碑》記載其生年為金大定十五年（1175）四月，壬子（1252）五月庚子（十七日）演說完八關齋戒，於第二天留偈而逝。碑文又說：「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六。」（《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第530頁。）二者必有一誤。而將「八」誤刻為「六」的可能性大些，也就是說，善選應該是78歲。

¹⁷ 〔元〕危素《危太僕文集續集》卷三《大元特賜大崇國寺壇主空明圓證大法師隆安選公特賜澄慧國師傳戒碑》（簡稱《善選傳戒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第529頁。《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第50冊載有拓片，第131—134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¹⁸ 〔元〕危素《危太僕文集續集》卷三《善選傳戒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第529頁。《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第50冊所載拓片在「法藏大師」和「素通」二字之間有「敬格」而無文字。《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所示的兩個缺字符已刪除。

¹⁹ 〔元〕危素《危太僕文集續集》卷三《善選傳戒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第529頁。碑文將此事置於耶律楚材署疏請善選任閔忠寺住持之後。

²⁰ 〔元〕危素《危太僕文集續集》卷三《善選傳戒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第529頁。《清慧寂照口公大師塔碑銘》記載：「領中書省丞相耶律公疏請本師隆安住燕之閔忠寺。未幾，忽都虎大官人與海雲長老作疏，請師住崇國寺。」（《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第48冊，

秋八月，「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²¹耶律楚材（1190-1244）死於乃馬真后三年（1244），可見，善選任憫忠寺和崇國寺住持就在 1231 年至 1244 年之間。善選住持重修憫忠寺、崇國寺，恢復了憫忠、崇國二寺的舊觀。此後，善選任崇國寺住持直至圓寂。

《善選傳戒碑》碑陰也刻有文字，字跡漫漶，經仔細辨讀，為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六（1363.11.21）及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1366.4.7）宣政院追封隆安善選為國師的兩道諭箭，為元代聖旨白話碑形式。²²從碑文看，隆安善選圓寂後在朝廷官員的奏請下又被追封為「國師」，追封的具體時間為元至正二十三年。善選「度門徒二百余人，其知名者通辯大師定學、雄辨大師定義、通理大師道明、崇教大事慧英、寂照大師定志、廣慧大師祖璋、圓照大師恒遷。」²³其中定演後來住持北崇國寺，定志住持南崇國寺。這些僧人後來成了元代弘揚華嚴和律宗的一股主要力量。

關於元代大寶集寺的傳承，《宗原堂記》記載：「一傳而為領釋教都總統、傳戒三學都壇主行秀；再傳而為領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園明；繼以領釋教都總統、開內三學都壇主、開府儀同三師、光祿大夫大司徒邠國公知揀。至元二十二年，世祖皇帝建聖壽萬安寺於新都，詔棟公開山主之，仍命同門圓融清慧大師妙文主領祖刹，修治弊壞。後至者，或久或速，緣盡而止，咸稱其選。至正三年，晉寧則堂儀公彼詔主寺，提綱挈維，靡不經意。」²⁴這裡講到了入元之後，寶集寺的四代傳承，如上文所敘述，應該加上善選。妙文之後數代，則有「晉寧則堂儀公」。如此，元代寶集寺住持可知者六名。

三、元代寶集寺第二任住持行秀

關於「領釋教都總統傳戒三學都壇主行秀」²⁵的所指，目前的資料有限。但可以肯定，此「行秀」不可能是金末元初曹洞宗高僧萬松行秀²⁶。《補續高僧傳》卷十八《萬松老人傳》將二者混為一人，是錯誤的。

第 44 頁。)

²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 31 頁。

²² 《善選傳戒碑》碑陰，《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第 50 冊，第 134 頁。

²³ [元]危素《危太僕文集續集》卷三《善選傳戒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第 529 頁。

²⁴ [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1 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²⁵ 元趙孟頫（1254-1322）撰有《復秀公長老書》，文中有「孟頫和南上復秀公長老僧錄道契侍者」以及「五月間到德清，又得面謝，不宣」（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五九二，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 19 冊，第 59 頁。《趙孟頫集》未收。）等語句，似乎此僧當時住於浙江德清。其次，從年代推斷，此位「秀公長老」不是寶集寺行秀。

²⁶ 參見：[日]笠沙雅章〈燕京・大都の華嚴宗——寶集寺と崇國寺の僧たち〉，《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 219-220 頁；劉曉《萬松行秀新考——以〈萬松舍利塔銘〉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此二文提出了疑問，未充分論證。

關於萬松行秀住於寶集寺的文獻材料，目前僅見於《補續高僧傳》卷十八：「次遷寶集、萬壽，又移席報恩。」²⁷而經過查考，元代設立釋教都總統的職位是在萬松行秀圓寂（1246）之後。禪宗臨濟宗的海雲印簡（1202-1257）於元定宗二年（1247）「統僧」。此年，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海雲「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²⁸。辛亥年（1251），蒙哥皇帝即位，「頒降恩詔，顧遇優渥，命師復領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舊制」²⁹。在海雲之後，擔任釋教總統的是禪宗曹洞宗高僧雪庭福裕（1203-1275）。憲宗癸丑年（1253年），福裕被憲宗蒙哥召詣帳殿，奏對稱旨，授「都僧省」之符，領導佛教。這應該是「釋教都總統所」設置的時間上限。至元二年二月甲子（1265.3.13），「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³⁰此年，「釋教總統所」早已經發揮作用。元世祖至元三年夏四月庚午（1266.5.13），「敕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詔以僧機為總統，居慶壽寺。」³¹因此，可以確定，《補續高僧傳》卷十八《萬松老人傳》混淆了華嚴宗行秀與禪宗萬松行秀的事蹟。而寶集寺的行秀任釋教總統的時間是在少林福裕之後。

寶集寺行秀何時擔任釋教都總統，文獻未明確記載，不過可以憑藉善柔的生平行曆作一大致推斷。

善柔（1198-1269），俗姓董，德安州義興人。父諱毓，母房氏。「七歲，事永安寺廣行大師，能默誦《金剛》、《楞嚴》諸經。二十，悟《華嚴》奧旨。二十八，受法廣嚴寺傳戒大師，乃去滋味、絕華好，日誦《金光明經》一部，禮佛百拜，深惟靜念，孤征獨詣，道益闓以肆」³²。從這一記載可知，善柔學華嚴宗是在金末，具體師承不詳。善柔受具足戒的時間在清太宗三年（1231），時年三十四歲。³³善柔聞名於世，是在元蒙憲宗蒙哥在位時期。「憲宗聞其名，號曰弘教通理大師，命主清涼大會於臺山。」³⁴此事年代不詳，憲宗蒙哥在位時間為1251—1259年。憲宗七年（1257）秋，蒙哥親征南宋，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259.8.11）蒙哥死於合州（今重慶合川區）。由此可推知，善柔在五臺山住持佛事的時間一定在憲宗七年之前。《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說：「釋教都總統、寶集壇主秀公慕其德，

²⁷〔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五，《新纂卍續藏》第77冊，第494頁下。

²⁸〔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704頁下。

²⁹〔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704頁下。

³⁰〔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第106頁。

³¹〔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第110頁。

³²〔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二十一《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第300頁。

³³〔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二十一《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記載，善柔「以至元六年正月三日化於法雲之北堂，壽七十有二，僧臘三十有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第300頁。）據此可作上述推斷。

³⁴〔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二十一《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第300頁。

聘攝華嚴講席於京師。」³⁵這是說，善柔在當時的釋教都總統、寶集壇主秀公的薦舉下得以進入燕京寶集寺弘揚華嚴宗。善柔在寶集寺「又傳菩薩三聚淨戒於佛子山及蔚羅、黃樓諸刹。自是日與所度弟子定慧、和純、順遇等七人，嗣法弟子扶宗弘教大師行育等二十餘人，講演秘乘，數析本統，昭揭天下。」³⁶善柔晚年「曆住持奉聖州水西、法雲二寺，以至元六年正月三日（1269.2.5）化於法雲之北堂。」³⁷奉聖州即今河北涿鹿縣。善柔最終離開了京師，又先後住持了水西寺和法雲寺。可見，他在京師住的時間不到十年。

從上述善柔的行曆推知，善柔獲得釋教都總統、傳戒三學都壇主行秀的推薦是在憲宗二年（1252）至七年之間，而此時萬松行秀已經圓寂。因此可以肯定，任釋教都總統的寶集寺行秀屬華嚴宗和律宗僧人。

四、元代寶集寺第三任住持圓明大師

行秀之後寶集寺的住持是「領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圓明」³⁸。依據清代華嚴宗譜系，元初華嚴宗由無得訥與方山元介分別傳承。無得訥傳大德圓明（？-1272-？），圓明傳寶集妙文，元世祖命妙文居寶集寺。立於元代至元九年（1272）的《澄觀塔記》（西安大華嚴寺）中有「宣授諸路釋教都總統、燕京大寶集寺住持壇主、遠孫圓明吉祥」署名。³⁹從年代推斷，此文所說「圓明」很大可能就是知揀、妙文的師父。此中，「圓明」則是「圓明」的不同寫法。

現存有關大都高僧的文獻中，有一位定演（1236-1309），保存在《趙孟頫集》中的《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大師演公塔銘》被改寫為《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關於定演，有兩方碑石，一是署名「特賜佛光慈照明極淨惠大禪師諸路釋教都總統慶壽嗣祖西云撰」的《特賜佛性圓融崇教傳戒華嚴大師壽塔記》⁴⁰，二是元趙孟頫《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大師演公塔銘》。前者立於大德八年（1304）四月，「慶壽塔」為生前所建。後者撰於至大四年（1311），是定演圓寂兩年後所撰。前者碑石和拓片俱在，後者原存石景山區八寶山崇國寺塔院，現不存，有拓片流傳。經對照，《趙孟頫集》以及《全元文》卷五九九所收碑文都將定

³⁵〔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二十一《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第300頁。

³⁶〔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二十一《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第300頁。

³⁷〔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二十一《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第300頁。

³⁸〔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71頁。

³⁹《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第48冊，第54頁。

⁴⁰《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第48冊，第172頁。

演的師號寫成「佛性圓明」。另外，《趙孟頫集》所收與現今傳世的拓片之間有文字差異，《趙孟頫集》所收簡短些，顯然做過刪節。

現在的問題是，此定演是否就是《宗原堂記》所說的「領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都壇主圓明」呢？筆者認定，並非同一僧人。首先，現存兩通有關定演的碑石文字都未曾提及寶集寺和「領諸路釋教都總統」的身份。其次，下文將要述及的妙文於 1257 年之後數年拜圓明為師，此時定演尚未出師。

圓明大師生卒年都無從查考，可以以上引《澄觀塔記》樹立的時間至元九年（1272）作為其圓寂時間的上限。總之，寶集寺的圓明大師的事蹟現今可知者非常少，有待發掘新資料。

五、圓明大師之後寶集寺的傳承

從《宗原堂記》以及有關妙文的資料記載可知，圓明有弟子知揀和妙文先後接續寶集寺住持。

大概在圓明圓寂之後，知揀（?-1312）繼承了寶集寺住持之職，如《宗原堂記》記載：「繼以領釋教都總統開內三學都壇主、開府儀同三師、光祿大夫大司徒邠國公知揀。」⁴¹至於知揀大師出任寶集寺住持的時間，可以以上引《澄觀塔記》樹立的時間至元九年（1272）作為其任職時間的上限。

至元二十二年（1285），「世祖皇帝建聖壽萬安寺於新都，詔揀公開山主之。仍命同門圓融清慧大師妙文主領祖刹，修治弊壞。」⁴²知揀於此年成為萬安寺的開山住持，同門妙文接任，成為寶集寺的住持。

《佛祖歷代通載》記載，知揀曾受世祖忽必烈詔請詢問佛法：「帝問揀壇主：『何處有佛？』揀云：『我皇即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揀云：『殺活在於手，乾坤掌上平。』」⁴³又有一次，「帝問揀壇主云：『何處為最上福田？』回奏云：『清涼。』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為世福田。」⁴⁴可見，知揀在當時很受朝廷垂青。

《嵩陽石刻集記》卷下有《揀公茶榜》，全名為《大都大聖壽萬安寺諸路釋教都總統三學壇主佛覺普安慧湛弘教大宗師揀公茶榜》⁴⁵，立石者署「至大二年正月

⁴¹〔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1 頁。

⁴²〔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1 頁。

⁴³〔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 49 卷，第 724 頁下。

⁴⁴〔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 49 卷，第 724 頁下。

⁴⁵《嵩陽石刻集記》卷下釋溥光撰《揀公茶榜》，《石刻史料新編》第 2 輯第 14 冊，第 10235-10236 頁。

十五日（1309.2.25）門資上座德嚴刻石於嵩山戒壇寺」。

2001年5月25日從首都鋼鐵公司蘋果園新宿舍區施工工地挖出一個石函，蓋面上豎行陰刻三行題記：「特賜光祿大夫大司徒領諸路釋教都總統住持大聖壽萬安寺都壇主揀公舍利靈塔，大元皇慶元年七月日誌。」⁴⁶一般以為，元皇慶元年（1312）應該是知揀圓寂的年份，此年七月應該是建舍利函的時間。

見於文獻記載的知揀弟子有德謙和德嚴。

德謙法師（1267-1317），字福元，甘肅甯州定平人，俗姓楊，幼時即誦讀佛書，十八歲受具足戒。「初受《般若》於邠州甯公，習《瑞應》於原州忠公，受《幽贊》於好時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頤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⁴⁷德謙博學多聞，「故年未逾立，已有盛名於時。」⁴⁸德謙後來至「京師，受華嚴圓頓之宗於故大司徒萬安壇主揀公之門。揀以公博學多能，甚器重之。」⁴⁹當知揀住萬安寺時，德謙拜知揀為師學習華嚴宗義。由此，德謙法師成為華嚴宗的傳人。德謙「初以詔居萬寧寺，後又以詔居崇恩寺。萬甯，成宗所創。崇恩，武宗所創也。兩居大寺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洋於海隅。」⁵⁰晚年，德謙以其職「讓其弟子，退居幽僻，謝絕人事」⁵¹，專事弘法修行。此外，趙孟頫有《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和《請謙講主茶榜》兩文。其中，《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有文說：「住清涼山，講清涼疏」⁵²，似乎德謙法師曾經受邀在五臺山某寺宣講過澄觀的《華嚴經疏》。

作為知揀弟子的德嚴，見於《揀公茶榜》的署名。此文表明，至大二年正月十五日（1309.2.25），作為知揀的「門資」（弟子）的「上座德嚴」於嵩山戒壇寺請人刻了《揀公茶榜》⁵³。此時知揀尚在京師萬安寺。由這些信息可推斷，德嚴此時為嵩山戒壇寺上座。從程巨夫撰《旃檀瑞像記》可知，延祐三年（1316），德嚴參與了有關旃檀瑞像源流的討論。這次討論有多位大德參加，討論結果由大學士

⁴⁶ 《揭開白塔寺開山住持之謎》，載《北京日報》，2001年8月14日。《北京文博》2001年第4期有兩篇文章做了初步介紹、研究。

⁴⁷ [明]釋如惺《大明高僧傳》卷二，《大正藏》第50卷，第906頁下。

⁴⁸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1頁中。從此句推知，德謙進京之時不足三十歲，已經有相當的影響。

⁴⁹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1頁中一下。

⁵⁰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1頁下。

⁵¹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1頁下。

⁵²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1頁下。

⁵³ 《嵩陽石刻集記》卷下釋溥光撰《揀公茶榜》，《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4冊，第10235-10236頁。

程巨夫撰碑記載：「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衍與昭文館大學士頭陀大宗師溥光⁵⁴、大海雲寺住持長老某、大慶壽寺住持長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講主某、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講主德謙，大聖壽萬安寺住持都壇主德嚴、大善慶寺住持講主某，翻究毗尼經典，討論瑞像源流。」⁵⁵這次討論厘定了自印度佛陀為母摩那夫人說法，而有優填王造旃檀佛像起，直到元延祐三年（1316年）共2307年時間，旃檀瑞像在印度、我國西域和內地流傳經過和具體供奉地點和供奉時間。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幸萬安寺時，敕令將旃檀瑞像迎入萬安寺供奉。此中載有德嚴、德謙的法名。值得注意的是，《元史》中有關「嚴吉祥」的兩則記載。至順二年九月庚辰（1331.10.9），「禦史台臣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壇主之職。』從之。」⁵⁶至順三年五月辛卯（1331.6.22），「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詔給鈔五萬錠，修帝師巴思八影殿。」⁵⁷這兩條記載中的「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應該就是知揀弟子德嚴。由此可見，德嚴是一位嚴重違背漢傳佛教戒律的僧人。另一方面，被檢舉而未開除僧籍且不到兩年又重新給予職級（司徒），也說明當時的朝廷社會環境縱容助長了僧人的犯戒行為。

知揀的同門妙文法師（1237-1319），蔚州孫氏子，《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釋鑿稽古略續集》卷一、《補續高僧傳》卷四均有傳。《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在延祐六年（1319）下記載「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主卒」⁵⁸，後有簡短傳記。妙文「九歲為浮圖。年十有八，哇服遊學，跋涉雲朔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一，預苾芻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⁵⁹依照此文則知，妙文於蒙古憲宗七年（1257）受具足戒。此後，妙文抵達大都，向大德圓明法師學習賢首圓頓之教。時間大致在1258年之後數年。學成之後，妙文「陸沈於眾者積年。三十有二，以眾勸請之殷，乃始赤服陞猊，就傳明之列。其涵養沖挹，無欲速成名，不躁進求達類如此。」⁶⁰在潛心修學一段時間，於1268年開始獨立傳法

48歲時，妙文出居大都雲泉寺，時間推算應該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妙文「勤節儉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眾睦而寺治。比再稔，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飢民，薊人稱焉。」至元二十二年（1285），知揀離開寶集寺，出任萬安寺

⁵⁴ 《嵩陽石刻集記》卷下釋溥光撰《揀公茶榜》撰寫署名為「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掌諸路頭陀教、特賜圓通玄悟大禪師、雪庵頭陀溥光撰並書」（《嵩陽石刻集記》卷下釋溥光撰《揀公茶榜》，《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4冊，第10235頁）。另外，《大藏經》中收有他撰寫的《四十二章經序》（《大正藏》第39卷，第517頁下—518頁上），而署名上只少了「雪庵」兩個字，時間是皇慶元年（1312）正月。

⁵⁵ 〔元〕程巨夫《雪樓集》卷九《敕建梅檀瑞像殿記》。

⁵⁶ 《元史》卷三十五，第791頁。

⁵⁷ 《元史》卷三十六，第804頁。

⁵⁸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2頁中。

⁵⁹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2頁中。

⁶⁰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49卷，第732頁中。

住持。元世祖忽必烈聞妙文之美名，詔見妙文，「顧謂侍臣曰：『福德僧也。』」如此，此年，妙文受敕接任京師大寶集寺住持。「時，禪學浸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並驅海內。相學之流，囿於名數，滯於殊途，蔽情執之見，惑圓頓之旨」⁶¹。妙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於文字者，有以蕩滌情塵，融通寂照。是以龍象蹴踏，競附一乘之駕焉。」⁶²從這些記載看，妙文在弘揚華嚴宗之外，對於元代禪宗的復興也貢獻卓著。

妙文在八十歲之後，「益倦於勤。以寺任諸弟子，退居逸老，專念佛三昧」⁶³。妙文晚年專修念佛三昧，這也是當時義學僧人的一個特點。

延祐四年（1317），妙文卸任寶集寺住持，推薦其弟子接任。延祐六年圓寂，「年八十有三。告終之日，誡弟子高聲唱佛名，遽起，跏趺結三昧印，泊然長逝。塔於平則門外。」⁶⁴

在妙文法師之後、則堂儀公之前的 26 年，寶集寺有數任住持，《宗原堂記》未曾記載，僅僅說：「後至者，或久或速，緣盡而止，咸稱其選。」⁶⁵至正三年（1343），「晉寧則堂儀公彼詔主寺」。則堂儀公在寶集寺任上，「提綱挈維，靡不經意。緇徒孔盛，宗風蔚然。公為釋氏之學，曆抵名師，經、論、禪、律，莫不淹貫。燕坐此室，無異深山密林，與世事邈乎甚遠。虛簾晝靜，修竹隱映，心、境兩寂，悠然自如。及宏敞華嚴根本教理，圓融行布，洞徹無遺。」⁶⁶從此文字表述看，則堂儀公舉凡佛教經教、律、禪都很精通，且常常坐禪。但弘揚華嚴宗仍然是其主業。因為此文撰寫時，則堂儀公尚在世，他的其它情況則未曾記載。

從《宗原堂記》的文義推測，此文之撰寫與則堂儀公有關。後文所說「或問堂名之故，其以人應之曰：吾寺自揀、文二師分主大剎，若聖壽萬安、天壽萬寧、崇恩福元、天源延壽、泊覃懷之龍興，以至海內十六名剎，何啻千百。雖支分派別滋多，寔皆出於寶集，此其原之當堂宗者。」儀公建立「宗原堂」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在大都的華嚴宗傳播中，寶集寺所處的源頭地位。文中說：「同原之侶，苟昧其本，則迷謬亦甚矣。況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觀其根器不齊，乃設方便，演三乘五教，從小入大，由始至終，自頓極圓，理事融通，法之歸真，為群生之本體。繇寶集而宗於清涼，繇清涼而宗於賢首。賢首宗雲華，雲華宗帝心。帝心宗龍樹，龍樹宗馬鳴，馬鳴宗文殊，文殊宗於佛。繇佛而宗於心，吾師即是心而

⁶¹〔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 49 卷，第 732 頁中一下。

⁶²〔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 49 卷，第 732 頁下。

⁶³〔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 49 卷，第 732 頁下。

⁶⁴〔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正藏》第 49 卷，第 732 頁下。

⁶⁵〔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1 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⁶⁶〔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1 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指定慧，因其言而詮解脫。心非心也，孰為之本？何宗何原？非言非默，當有證乎？」⁶⁷——這段話應該出自則堂儀公之口。也充分說明，則堂儀公以寶集寺的華嚴傳承為榮。尤其重要的是，《宗原堂記》記載：「儀公嘗承詔較金書藏典，為撰《續釋氏通鑿》於斯，進諸嘉禧殿。上覽徹，嘉歎久之。餘既序其書，復又紀其堂並及宗原之旨，來者尚鏡之。」⁶⁸從此文可知，儀公曾撰集了《續釋氏通鑿》⁶⁹，《宗原堂記》的作者並為此書寫序。可惜，此書無存，不知何時散失了。——儀公活動的年代距離元亡（1368）不太遠。

大都寶集寺是元代華嚴宗的重鎮。寶集寺的華嚴傳承始於遼代，沙門彥珪、彥瓊、宗景、慧鑿、思願、智遍等弘揚其教。金大定年（1161-1189）間，沙門澄暉重修被戰亂破壞了佛寺。在金末元初，寶集寺則有志玄弘揚華嚴宗。寶集寺入元之後的第一任住持是隆安善選，時間為元太祖十年（1215）。善選任憫忠寺和崇國寺住持是在 1231 年至 1244 年之間。此前則一直任寶集寺住持。行秀、園明、知揀、妙文為寶集寺第二至第五任住持，延祐四年（1317），妙文卸任寶集寺住持，推薦其弟子接任。在妙文法師之後、則堂儀公之前的 26 年，寶集寺有數任住持，未記載其名。《宗原堂記》的撰寫與則堂儀公有關。儀公建立「宗原堂」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在大都的華嚴宗傳播中寶集寺所處的源頭地位。《宗原堂記》所載從遼代至元末大寶集寺近四百年歷代住持及其傳播華嚴宗的法脈傳承說明，華嚴宗在京師一直不絕如縷地傳播著。

⁶⁷〔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1—72 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⁶⁸〔元〕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第 72 頁。標點符號酌有改動。

⁶⁹現存署名「閩辰峰沙門熙仲集」《歷朝釋氏資鑿》十二卷與《續釋氏通鑿》並非同一書。《歷朝釋氏資鑿》有署名「寂光曹滅叟熙仲敬識」的跋文說：「至元後丙子歲藹月書成」（《新纂卍續藏》第 76 冊，第 254 頁下），此為 1276 年。而撰寫《續釋氏通鑿》的儀公大致活動時間在至正三年（1343）前後。二者相差較遠。